



苏清绾
作品

·前有情敌出没
·后有秦家阻婚

秦先生将
如何抱得
阮阮归？

有鹤鸣夏

YOU HE MING XIA

2



《有鹤鸣夏》第二部
总裁式甜宠力作

原班人设 / 撒糖不止

明明你也爱我，
凭什么我们要错过？

秦有鹤“喜”得七岁儿子，
又遭遇强劲对手：楼氏继承人，
阮阮精心出逃？

番外借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ARTS PUBLISHING HOUSE
www.jswen.com

有鹤鸣夏 2

YOU HE
MING XIA

苏清绾
作品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鹤鸣夏. 2 / 苏清绾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 2
ISBN 978-7-5594-1546-2

I. ①有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13726 号

书 名 有鹤鸣夏 . 2

作 者 苏清绾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黄欢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丽

文字编辑 周慧娥

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mm×1230 mm 1/32

字 数 200千字

印 张 10.5

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,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546-2

定 价 35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- 001 第一章 万千戏精不如你
- 022 第二章 情敌相见分外胆怯
- 043 第三章 晚上你掉下床，我不会拉你起来的
- 065 第四章 无事献殷勤，非常喜欢你
- 088 第五章 四季依旧更迭，多了一个你
- 110 第六章 不思进取，思你
- 132 第七章 用一个秘密，换你一个秘密
- 154 第八章 梦里是你，梦醒时也是你

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- 173 第九章 执你之手，把你拐走
- 195 第十章 谁还没有个前女友呢？
- 217 第十一章 我比你的小哥哥，更好
- 242 第十二章 哪怕是曾经，也嫉妒
- 264 第十三章 喜欢是妙语连珠，爱是支支吾吾
- 286 第十四章 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天天在见你
- 308 第十五章 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真不生气？
- 328 后 记 致心中的秦先生



第一章

万千戏精不如你

车子平稳地驶在前往机场的路上，阮鸣夏因为看到了沈依杭的海报兴致缺缺，便低头玩着手机。

“开车的时候玩手机，下车了不要说头晕。”秦有鹤的语气淡淡的。

阮鸣夏很想说自己是看到了海报才瞬间没了心情，但看到秦有鹤神色严肃，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，也乖乖放下了手机。

然而手机铃声却在这时响了起来，猝不及防地将她吓了一跳。

楼邺城……

阮鸣夏一想到秦有鹤刚刚因为这个人同她冷战了一会儿，脊背就有些发毛。

接？还是不接？

但是手机铃声一直不罢休，静谧的车厢内充斥着尖锐刺耳的铃声。

“不接？”秦有鹤的目光没有离开前方，却让阮鸣夏无端端地紧张了一下，心里头暗自替自己捏了一把汗。

“嗯，骚扰电话。”阮鸣夏讪笑，直接挂断了，心里却想着，楼邺城你可千万别生气啊，婚姻要紧婚姻要紧。

前方又是一个红绿灯，阮鸣夏不由得感慨今天真是一路吃红灯，

进而感慨今天可能不宜出行时，却看到了一辆有些眼熟的车子。

不过她也没怎么在意，同样款式的车子那么多。但当车内的人摇下了车窗后，阮鸣夏更加觉得今天真的忌出行！

是楼邺城……

阮鸣夏只能不断地祈祷红灯快点过，然而让她感到绝望的红灯还剩几十秒。而此时，秦有鹤也看向了她这边。

完了完了。

“阮阮，怎么不接电话？”

阮鸣夏只觉得仿佛有一块巨大的石头从头顶砸了下来……车厢内的气氛顿时压抑得让她喘不过气来。

楼邺城真的是，猪队友。

“啊？你给我打电话了吗？”阮鸣夏讪讪一笑，表情敷衍，“这么巧啊。”

真的太巧了一点吧？B市不小，他们竟然在等红灯时都能遇到。

想必楼邺城刚才看到了秦有鹤的车子，所以才给她打电话吧，阮鸣夏心里有一百个问题想问楼邺城，这种情况为什么还要给她打电话？！

阮鸣夏感觉楼邺城应该还有话说，而此时绿灯正好亮了，一直沉默的秦有鹤一脚油门踩下去，车子扬长而去，只剩下了尾气留给楼邺城。

阮鸣夏想要说的话卡在了喉咙里，她默默看了一眼脸色铁青的秦有鹤，不敢再说话。

可是，她为什么觉得，这样的秦有鹤，有点……可爱？

气氛一直僵硬到了机场，直到叶展恒出现，秦有鹤的眼里才闪过了不一样的光。

“有鹤，”叶展恒上前，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叶肖阳要去秦氏上班，我接他去，顺路。”秦有鹤的口气听

不出喜怒。

叶展恒的表情有点不自然，阮鸣夏一眼就看出来两人的关系很僵硬。

“那就麻烦你了。阳阳这个孩子有时候性子比较冲，你多担待一点。”叶展恒虽然对秦有鹤也是抱着跟旁人一样尊敬的态度和口吻，但是阮鸣夏总觉得叶展恒看秦有鹤的眼神不一样。

眼神里似乎藏着野心……

“秦氏只需要安分的员工。”秦有鹤并不买账。

阮鸣夏微微挑眉，觉得秦家人和秦家人的衍生人物都挺有意思的，说话都喜欢绕着弯话里藏话。

叶展恒听了秦有鹤的话后，像是被说中了心事一样，略微垂首。

这时，接机口出来了一批人，从VIP通道走出来的人很少，最先出来的是一个身高腿长、穿着简单风衣、戴着墨镜的年轻男人。

“阳阳。”叶展恒上前，接过了儿子手中的行李，叶肖阳伸手抱住了叶展恒，拍了拍叶展恒的后背。

“爸。”

阮鸣夏本以为秦有鹤口中的表弟会是那种浮夸的小年轻，没想到看上去却是一个挺阳光的大男孩，是不是真的阳光姑且另说。

名门望族的水有多深，她也看透了七分。

她看了一眼秦有鹤：“我们不过去打个招呼吗？”

“你见过上司跟下属打招呼？还是见过长辈跟晚辈打招呼？”

“……”

秦有鹤身上裹着一股寒意，阮鸣夏一直都知道秦有鹤的强势，但这样的情况还是头一次见到。

她识相地噤了声。

叶肖阳阔步走了过来，摘掉了眼镜，冲秦有鹤笑了一笑。

“哥，好久不见。”说完想要拥抱秦有鹤。

秦有鹤却不着痕迹地伸出了手，礼貌而敷衍地跟他握了握手。

叶肖阳倒是一脸不在意，握完手后回头看向叶展恒：“爸，我跟哥先去秦氏。您先回去吧。”

叶展恒颌首，但还是在原地驻足了一会儿才离开。

叶肖阳的目光忽然锁住了阮鸣夏。

“这位就是嫂子吧？之前在国外的時候听说你结婚了，嫂子真漂亮。”不得不承认，叶肖阳很会说话。

“你好。”阮鸣夏淡淡地回应了一句。

秦有鹤没说话，只是握住了阮鸣夏的手：“走吧。”

车内。

阮鸣夏坐在副驾驶座上，而叶肖阳自己放好了行李，坐在车子的后座。

“哥，你换车了？之前车牌号是1212的那辆车，怎么不见了？”

阮鸣夏闻言脸色沉了沉。

“撞了。”秦有鹤轻描淡写地带过，车子是被阮鸣夏撞的，到现在还在维修。

阮鸣夏显得有些尴尬，但是让她在意的倒不是车子被撞了，而是秦有鹤当初的车牌号码是尽人皆知的。忽然被提到，她立刻想到了沈依杭。

等秦有鹤的车子送回来了，她一定要去把他的车牌号码换掉！无论换成什么，只要不是这四个碍眼的数字。

“哥，你跟嫂子在一起多久了？怎么之前都没听说过有结婚的打算？”

“你的话太多了。”秦有鹤毫不客气地扔了这句话给叶肖阳，叶肖阳倒是不尴尬，只是笑了笑。

“我的话从小就多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这次我去秦氏，你给我安排了什么位置？”叶肖阳整个人都快凑到前面去了，让阮鸣夏有点儿看不透，不知道他是原本就阳光单纯，还是故作坦荡的样子。

人心最难测，阮鸣夏也不敢乱猜。

“从最底层的销售员开始。”叶肖阳闻言明显愣了一下，他没

想到秦有鹤会这样安排。

但他很快就敛去了情绪，坦荡地耸了耸肩膀：“也好，以免大家说我是空降兵，靠着我哥进秦氏。”

大概过了一个小时，车子停在了CBD，阮鸣夏解开安全带，对秦有鹤开口：“我去工作室了，晚上应该会通宵做衣服，不回家了。”

秦有鹤没有拒绝：“嗯。”

阮鸣夏下车，叶肖阳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：“嫂子再见。”

阮鸣夏被他的热情吓了一跳，尴尬地跟叶肖阳挥了挥手：“阳阳表弟再见。”

因为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叶肖阳，所以她便这样奇奇怪怪地叫了一声，秦有鹤听到之后略微嫌恶地皱了眉心。

阮鸣夏到了工作室之后就开始做婚纱，一个下午都耗在办公室里。

今天工作室里来了不少员工，都是之前应聘了来做设计师的。

到了傍晚的时候，工作室来了三位不速之客，阮鸣夏觉得今天一定不是个好日子。否则的话，怎么不喜欢她的人都来了？

沈依杭跟阮兰心母女几乎是同一时间来的，阮鸣夏请的小助理说来人了之后，她有些头疼地抓了抓头发，将随意插在头发上的铅笔摘下扔到一旁，穿上了外套，下楼去见客。

沈依杭见到阮鸣夏时立刻从沙发上起身，显得略微生疏和紧张。

而阮兰心和陆一浓则仍旧坐在沙发上，就像是在自己家。

“阮小姐，我是来给你送门票的。”沈依杭笑着开口，从包里拿出一张门票递给阮鸣夏，“下周六我在滨海剧院有一场演出，这里有两张门票，阮小姐可以带着朋友一起去看，都是前排的。”

沈依杭演出的票有多难求众所周知，何况还是前排的，这两张票也算是价值不菲了。

阮鸣夏微微挑眉，觉得沈依杭无事不登三宝殿。

阮兰心母女也看向了沈依杭，当听到滨海剧院演出时，阮兰心

的眼睛亮了一下。

“你是沈依杭？”

沈依杭别过头去：“嗯。”

阮兰心眼神动容，看着沈依杭喃喃：“很像……”

阮鸣夏微微拧眉，阮兰心从来都不是会随便失态的人，她在人前一直都是端庄大方的，阮鸣夏还是第一次见阮兰心这样。

“什么？”沈依杭愣了一下。

“没什么。”

阮鸣夏皱眉，觉得阮兰心今天很奇怪。她说很像，是在说沈依杭像谁吗？

她不想让沈依杭在她的工作室里久待，于是便接过门票：“谢谢。沈小姐的嗓子好了？”

“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。”

阮鸣夏懒得跟沈依杭多说话，直接对助理开口：“送客。”

沈依杭听着阮鸣夏逐客的话也没有觉得尴尬，反倒是大大方方地离开了。

“周六见。”沈依杭含笑跟阮鸣夏道别，同时对阮兰心和陆一浓礼貌性地点了点头。

阮鸣夏微微挑眉，沈依杭永远都是这副温婉的样子，也真是令人佩服。

沈依杭离开了工作室之后，阮鸣夏才转过身看向阮兰心母女。

“妈，有事吗？我正忙着呢。”她知道阮兰心平日里生意繁忙，不会有这个闲工夫到她这个女儿这边随便看看的。

她一定是为了陆一浓而来。

“我下午还有一个会，就有话直说了。阮阮，明天浓浓的工作室开张，她的工作室位置不比你的，你的位于B市最中心，就算不做任何宣传人流量肯定也是最高的。浓浓那边的人气就差很多，你们同一天开业，对浓浓肯定是不利的，你能不能，换个日子？”

阮鸣夏听着阮兰心的话，脑中想起了一个人，温锦。

阮兰心和温锦果然是闺密啊，说话都给人一样的感觉。不同的是阮兰心说话的气场很足，虽然带着询问的口气，却是女强人口吻。而温锦不一样，她是柔柔弱弱的小女人姿态，让人不忍心拒绝……

阮鸣夏脸上没有表情，陆一浓在一旁静静地坐着，也不起来，像是知道阮兰心会帮她安排好一切似的。

阮鸣夏瞥了一眼陆一浓，没有讥笑也没有冷漠，而是用最平常的口吻淡淡地回应了阮兰心。

“妈，我的工作室明天开业，今天您才忽然跟我说让我为了您的小女儿换个日子。您的算盘怎么打的我不清楚，但是请用您那么聪明的经商头脑想想，我会答应您吗？”

陆一浓听到阮鸣夏“反抗”的话时有点烦躁，起身走到了阮兰心身旁：“妈妈，我去参观一下。”

“去吧。”阮兰心随意地开口。

“等一下。”陆一浓准备从阮鸣夏身边走过时，被拦住了。

“这是我的地盘，谁允许你随便走动的？妈妈说你可以走，我没说可以。”

“你的工作室明天开业，不就是让人来看的吗？”陆一浓其实对阮鸣夏的工作室并没有那么感兴趣，只是被她这样阻止之后，她就越发想要看……

“楼上有我参加高盛复赛的婚纱，你上去了，如果出了什么差池，我可不敢保证我的脾气会像上次你毁了我的原稿那样好。”阮鸣夏的话说得随和平静，却带着一点点警告的味道。

上次如果不是顾和帮她出了头，阮鸣夏怎么会轻易善罢甘休？

“我直接跟你们说了吧，我是不可能调整开业日期的，以后凡是陆一浓工作室想要接的单子，我都会插手。我不想赚钱，我只想搞垮你。”阮鸣夏冲着陆一浓淡淡地笑了一下，明艳细腻的眼角眉梢上，堆满了讽刺的笑意。

“阮鸣夏你是不是疯了？为了针对我千方百计地开一个工作室？”陆一浓被阮鸣夏的话惊到了，原本她觉得阮鸣夏开工作室是为

了跟她抢生意，在设计圈里争一席之地，没想到阮鸣夏最真实的目的却是这样的。

“如果两年前是你去坐牢，以你恶毒的性子，出狱之后绝对会用更加恶劣的手段来报复我，不是吗？”阮鸣夏隐忍着愤怒，“做人可以有点小缺陷，但是心肠歹毒就不行了，把自己意外戳瞎眼睛的账算在别人头上这种事情，是要遭天谴的。我相信科学，但我也相信天道好轮回。”

阮鸣夏的余光落在阮兰心的身上，看到她额上的青筋隐隐有些凸起。

阮鸣夏绝对相信阮兰心当年是知道陆一浓自己戳瞎眼睛的事情，但她没有戳穿自己的小女儿，不惜将她这个大女儿送进监狱。

为的，就是让她的小女儿得到那次设计比赛的冠军。

如果阮鸣夏没有坐牢，陆一浓怎么可能得到冠军？

都说虎毒不食子，但这句话放在阮兰心身上，一点都不符合。

“阮阮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浓浓？从小到大浓浓有的，妈妈什么没有给你？！”阮兰心有些激动，“我知道你记恨我跟你爸离婚的事情，但是我跟他的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……”

“一天说一句，这二十几年也应该说完了吧？”阮鸣夏苦笑，凝视着阮兰心的眼睛。

阮兰心一直以来都不愿意跟阮鸣夏提起跟江颂年的事情，在她看来，跟江颂年的那一段婚姻是她人生中最大的败笔。

“妈妈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”二十几年来，阮鸣夏头一次问出这样的话，阮兰心让她换开业日期的事情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……

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很多，在嫁给了秦有鹤之后，很多事情接踵而至，却没有一件事情让阮鸣夏觉得这样难受……

哪怕是沈依杭的事情她都游刃有余。

阮兰心的眼神恍惚了一下，下一秒就厉声斥责：“你在说什么胡话？！”

“我就随便说说。”阮鸣夏扯了扯嘴角，“小时候我经常怀疑自己不是你跟我爸亲生的，但是我不敢问，后来觉得是不是亲生的也无所谓，你别往心里去。”

“林秘书，送客。”

阮鸣夏朝不远处的秘书招了一下手，秘书全程都在房间里，她们的对话她也都听到了，虽然觉得这三人的关系很奇怪，但只是装作什么都没听到一般上前，走到了阮兰心母女面前。

“请。”

阮鸣夏转身，淡定地上了楼。

晚上八点多，工作室里的工作人员大多都下班了，秘书和阮鸣夏留到了最后。

秘书收拾了一下东西，上楼走到阮鸣夏的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。

“阮小姐，时间不早了，您还不下班吗？”

阮鸣夏正半蹲在婚纱前面，嘴里咬着一把尺子，用别针扣紧婚纱的束腰。闻言她摇了摇头，将尺子取下扔到了一旁。

“不了，今晚我应该会通宵，你离开的时候不用拉电闸。”

“好。”秘书颌首，接着说道，“刚才有人送来了一份夜宵，还有一点甜品，说是送给您的。”

秘书将外卖盒子送到阮鸣夏的办公室里，放在了她的办公桌上，笑容暧昧：“是个大帅哥哦。”

阮鸣夏微微愣了一下，她跟秦有鹤的婚姻在网上沸沸扬扬地闹过一阵子，所以工作室的职员大多都知道，秘书也不例外。

所以她直接开口问道：“是我先生吗？”

秦有鹤的相貌倒不是所有人都见过，但是之前阮鸣夏将他们结婚时拍的多余的合照放在了她的钱夹里，有一次秘书帮她收拾东西时看到了，秘书应该知道秦有鹤的长相才对。

所以阮鸣夏才这么问。

秘书笑着摇了摇头：“不是。不过也是一个大帅哥，看来秦先

生要有危机感咯。”

秘书打趣地说着，却让阮鸣夏越发疑惑了。

秘书离开后，阮鸣夏放下手上的工作，看着桌上的外卖，眉心微蹙。

会是谁？

手机在这时忽然响了，收到了一条短信。

是陌生的号码。

“我记得你小时候喜欢吃川菜，下班看到你工作室的灯还亮着就给你点了一份。还有蛋挞，你以前来我家不是最喜欢吃我妈亲手做的蛋挞吗？好好享用。楼邺城。”

阮鸣夏看完后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即使秦有鹤并不在她面前，她也有一种被捉奸的感觉！

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可怕了……

楼邺城知道她工作室所在的位置并不奇怪，她参加高盛的设计比赛时填了工作室的名字和地址。

而高盛刚好也在CBD这一块，楼邺城看到她工作室的灯亮着就更加不稀奇了。

稀奇和奇怪的是，楼邺城还记得她喜欢吃什么……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阮鸣夏连楼邺城长什么样，甚至叫什么名字都忘记得一干二净了……

这么一对比，她顿时觉得自己有点儿没心没肺。

阮鸣夏敲了敲脑袋，警告自己不要胡思乱想。楼邺城肯定因为她是老朋友所以才这么关心她的，她都是已婚妇女了，他怎么可能对她有别的心思？

这么自我安慰着，阮鸣夏拿了一个蛋挞吃了起来，吃完之后才又继续做衣服。

晚上十点多，因为长时间用眼，阮鸣夏觉得眼睛有点刺痛，刚准备休息一下时，门忽然被打开了。

阮鸣夏吓了一跳，她办公室的门是没上锁，但是楼下的大门是

锁上的啊，只有她跟秘书两个人有钥匙，怎么可能会被打开？！

当她看到门口站着的身形颇长的男人时，瞬间慌乱了一下，下一秒立刻转过身去，直接将桌子上的饭菜盒和蛋挞盒用多余的布料遮了起来。

即使她刚才只是吃了一个蛋挞，没有吃饭菜，但房间里还是弥漫着饭菜的香味……

阮鸣夏不知道秦有鹤为什么会忽然出现在她的工作室，她记得她从来没有带秦有鹤来过，他那么忙，自然也不会主动要求来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来了？”阮鸣夏做贼心虚一般僵着脸开口。

“我不能来？”秦有鹤穿着深蓝色的西装，像是墨蓝的宝石，越发显得他整个人深邃迷人。他人高腿长，阔步走进来，站在阮鸣夏面前时，比她堪堪高了一个头。

“能……我不是跟你说，我晚上要在这里通宵做衣服吗？”

“所以我来陪你。”秦有鹤瞥了一眼阮鸣夏身后，“不乐意？”

“乐意……”阮鸣夏含笑，笑容却有些僵，“你刚下班吗？”

“嗯。刚开完会。”一向惜字如金的秦有鹤突然耐心地解释，这在阮鸣夏看来有点儿反常。

“哦。我有点渴了，你能不能去外面的茶水间帮我倒杯水？”阮鸣夏将自己的水杯递到了秦有鹤面前，想要将他支开。

她得毁尸灭迹。

她得把楼邺城送过来的饭菜和甜品赶紧处理掉，否则以秦有鹤的性子，肯定猜得到是谁送过来的。

秦有鹤倒是没有拒绝，拿过水杯替她去倒水。

阮鸣夏见秦有鹤离开，立刻转身将饭菜和甜品塞进了垃圾桶里，神色紧张。

等她塞完了后，秦有鹤也刚好回来，她连忙起身，一脸淡定地从秦有鹤手中接过水杯。

“谢谢。”在那么一秒钟的时间里，阮鸣夏突然觉得自己特别幸福，秦有鹤这样的男人竟然愿意为她端茶倒水……

这对B市名媛圈的女人来说，简直是奢望。

阮鸣夏抿了抿唇，看着秦有鹤时眼神专注，她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儿过分地花痴外露了，所以低声咳嗽了一声：“咯……你在这里陪我一会儿就回秦宅去休息吧，我今晚要通宵，没有办法睡觉。”

“没事。”秦有鹤的坚持让阮鸣夏很是吃惊。

昨晚她抱着秦有鹤睡觉的时候，秦有鹤虽然没有推开她，但是也一直都没有回抱她。这种感觉让阮鸣夏觉得他好像一直都在克制，但她又不知道他在克制些什么。

而现在，比起昨晚睡前的举动，他显然要对她热络得多。

秦有鹤真是矛盾体，让人看不透。

“我这边没有床，你没地方睡觉的。”

“我看文件。”秦有鹤并不是空手来的，而是带着一台笔记本和一个纸袋。看来，他来之前就做好了陪她通宵的准备了。

阮鸣夏浅浅地吸了一口气，苦笑：“你又不用讨好我，不用陪我的。”该讨好的人是她，要是他有事情在公司熬夜，应该是她去陪他才对……

“我也忙，没时间睡觉。”秦有鹤听到阮鸣夏的这句话时很显然不悦了起来，面色略微显得有点冷厉。

他走到办公室的沙发上坐下，放下纸袋，从公文包里拿出了笔记本，开始工作。

阮鸣夏心里却是一百万个不相信，秦有鹤的作息是她见过的同年龄段的人中，最规律的，基本上没有熬夜的情况，更何况是通宵。

他就是想要陪她，他以为她看得出来？

阮鸣夏也不说话，正准备走到婚纱前面继续工作时，秦有鹤却忽然开口了，一下子又打乱了她的思路。

“你办公室里，怎么有一股川菜的味道？”

阮鸣夏仿佛听到了自己心里咯噔的声音……

她闪了一下眼神，确定自己没有听错秦有鹤的话之后，淡淡地扯了扯嘴角：“有吗？”